

ALEXANDRE
DUMAS

Les
Borgia

波吉亚家族
意大利权势豪门往事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ALEXANDRE DUMAS

Les
Borgia

波吉亚家族

〔法〕大仲马 著 周国强 译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吉亚家族 / (法) 大仲马著; 周国强译.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513-1340-7

I. ①波… II. ①大…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89017号

波吉亚家族

BOJIYA JIAZU

作者	[法] 大仲马
译者	周国强
责任编辑	王婧殊
特约编辑	苑浩泰
整体设计	格林文化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mm×640mm 1/16
字 数	146千字
印 张	15.75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1340-7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 029-87250869

内容简介

本书是大仲马“著名犯罪”系列小说的开卷之作，主要讲述公元1500年前后波吉亚家族在意大利的权势扩张的过程。该家族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仅次于美第奇家族的著名的家族。

1492年，红衣主教罗德里戈·波吉亚通过贿选当上教皇，名号亚历山大六世。随后他安插亲信掌控宗教和军事权力，企图成为意大利的统治家族。

私生子切萨雷和父亲一样渴望权力，他手段残忍，常用毒药暗杀对手。为了权力和爱情，他甚至不惜杀害了自己的哥哥弗朗切斯科。而他取得的巨大军事成果，也招来其他家族的嫉恨。

教皇的私生女卢克蕾齐娅·波吉亚以才貌著称，被誉为“女人中的珍珠”。她是父兄手中政治联姻的工具，她的丈夫被一换再换。而她的不伦绯闻也令人侧目。她曾进修道院遁世修行，但这并没有阻拦她成为“魔鬼三位一体”的一员。

尽管波吉亚家族有着强大的实力，时局却动荡不安。当时的意大利处于分裂状态，内有四大王国利益纷争，外有四大强国虎视眈眈。这样的乱世中，波吉亚家族要怎样实现野心？

附录为诗人本博写给卢克蕾齐娅的情书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形势图。

目 录

- 赦罪 / 1
新教皇 / 8
时局 / 20
暴风雨 / 42
罗马议和 / 67
人质 / 80
塔罗河战役 / 86
权势扩张 / 99
杀手 / 107
联姻 / 117
虚荣之火 / 128
三位一体 / 139
瑞士雇佣兵 / 147
大计划 / 154
威尼斯新娘 / 166
野心 / 171

副手 / 188

毒药 / 200

变故 / 207

越狱 / 219

一个故事 / 229

附录一 诗人本博写给卢克蕾齐娅的情书 / 234

附录二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 236

译后记 / 237

赦罪

1492年4月8日，在距离佛罗伦萨约一法里^①的卡莱格奇宫的一个卧室里，有三个人围着一张病榻，病榻上躺着个奄奄一息的老者。

这三个人中，第一个坐在临终者的床脚，躲在织锦缎帘子后面，从而掩饰自己的泪水。他便是埃尔莫劳·巴尔巴洛，《论独身》和《普林尼研究》的作者。前一年，他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使者到过罗马，被英诺森八世教皇^②任命为阿奎莱亚^③主教。

第二个人跪在床边，双手握着临终者的手。他是安杰罗·波利齐亚诺，十五世纪的卡图卢斯^④。他将古典精神发扬光大，凭他的拉丁语诗歌可把他视作奥古斯都^⑤时代的诗人。

最后，第三个人，靠着床头胸型柱站着，以深深的忧郁的目光注视着临终者脸上的病痛变化。他便是名声显赫的皮科·德拉·米

① 1 法国古里约相当于4公里。

② 亚历山大六世的前任，借贿选当上教皇。

③ 意大利港口。

④ 古罗马最杰出的抒情诗人。

⑤ 罗马帝国的开国君主。

兰多拉。他二十岁时就已经能讲二十二种语言，能用其中每一种语言回答世上二十名最博学之士向他提出的七百个问题——如果能在佛罗伦萨会聚起这样的二十个人的话。

至于那位将死的人，他是“豪华者洛伦佐”^①。他年初得了危急而严重的热病，还并发了家族遗传的痛风病。他终于发现江湖郎中雷奥尼·德·斯波莱特让他喝下的珍珠粉溶液毫无作用，仿佛用这种药只是为了和他的财富相称，而不是就病人的需要对症下药。他终于明白自己该离开他那些温言款语的妻妾、靡靡歌咏的诗人和富丽堂皇的宫室了。他让人请多明我修士吉罗拉莫—弗朗切斯科·萨沃纳罗拉^②前来赦免他的罪孽，这些罪孽对地位较卑微的人而言可就是重罪了。

再者，耽于声色淫乐的篡权者^③在等待传教士到来时内心不无恐惧，这是朋友们的赞颂所无法缓解的。阴沉严峻的传教士的言语撼动整个佛罗伦萨，而他现今也只能把对另一个世界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位传教士的赦罪上了。确实，萨沃纳罗拉是那种铁石心肠的人物，活像一尊指挥官的石像，往往在喜好声色淫乐者处于欢歌滥舞和狂饮暴食的头头上时敲开他们的门，提醒他们该是考虑去天国的时候了。他出生于费拉拉，他的家族是帕多瓦的名

① 洛伦佐是文艺复兴高潮期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学者、艺术家和诗人的赞助者。他的逝世意味着佛罗伦萨黄金时代的结束。

② 此人关于末世的布道在佛罗伦萨得到重视，常声称得到神谕。当时富商和贵族在古董和艺术品上大花钱，加重了贫富差距。此时他宣扬摒弃财富追求上帝的精神救赎博得了很多平民的支持。他常针对美第奇家族，即便后者是他的资助人。

③ 美第奇家族以银行家身份跻身政治舞台，该家族曾产生三位教皇。洛伦佐跟祖辈们一样，用收买、恐吓、联姻等手段控制议会，故有篡权者之称。

门望族之一。受了尼科诺·德·埃斯特侯爵的召唤，他二十三岁时便因不可抗拒的使命感而无法自制，逃离老家，进入佛罗伦萨的多明我教徒隐修院立誓发愿。在那里，他被院长们指定开设哲学课程，这位年轻的初学修士首先得克服声音上的缺点。他的嗓音难听又虚弱，舌音也不准，更重要的是他体力虚弱，过分严厉的禁欲使他筋疲力尽。

自此，萨沃纳罗拉规定自己最彻底地隐世遁俗，消失在他那隐修院里，就像墓石已经落到了他的身上。在那里，他跪在石板上，不间断地向一个木质十字架祈祷，在守夜和赎罪苦行的激励下，他很快便从静修发展成入神，并且开始感到自身那种隐秘和有预见的冲动召唤他宣讲教会改革。

然而，萨沃纳罗拉的改革较之路德^①的改革更虔敬，它比后者早将近二十五年，它尊重既定事物，攻击人，目的在于改变人们的信条，而不是神的信仰。他不像那位德意志的僧侣，不是通过理智，而是通过热情来行事。在他那里，逻辑思维总在神启前回避三舍。他不是个神学家，而是个先知。

然而，他迄今为止低垂在教会权威前的头颅，已经在世俗的力量前昂起。宗教和自由在他看来是同样神圣的两位童贞女，因此，他觉得洛伦佐奴化一位和教皇英诺森八世败坏另一位的名誉^②的罪孽同样深重。由此得出，只要洛伦佐还过着富裕、快活和花天酒地的日子，不管他做出如何强烈的恳求，萨沃纳罗拉都不会愿意到场认可那被他视作不合法的权力。可是现在洛伦佐行将死

① 德意志神学家，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创始人。他的宗教改革终止了中世纪天主教会（以教皇为首的基督教教会）在欧洲的独一地位。

② 指英诺森八世生活淫奢，有时甚至因缺钱不惜当押教皇皇冠。

去，让人来叫他，这是另一回事。严峻的教士当即赤着脚光着脑袋赶去了，他希望拯救的不只是垂死者的灵魂，还有共和国的自由。

洛伦佐，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焦急地、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萨沃纳罗拉的到来，以致当他听到后者的脚步声时，他苍白的脸色变得更像一具死尸。与此同时，他用手肘支起身子，摆摆手让他那三位朋友退下，那三个人当即从命。而他们刚从一扇门出去，另一头的门帘便掀起了，脸色苍白、神情木然而严肃的教士出现在门槛上。洛伦佐·德·美第奇隐隐瞥见他进来，在他冷酷无情的脸上看到了雕像般的坚毅，洛伦佐倒在床上，发出一声叹息，如此深沉的叹息，让人觉得似乎是吐出了最后一口气。

教士环视室内，仿佛是要确认只有他一个人和临终者在一起，然后，步履缓慢而庄重地走向床边。洛伦佐惊恐地看着他走来，当教士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嚷嚷道：

“哦，神父，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啊！”

“上帝的仁慈无边无际，”教士答道，“我负责对你实施神的仁慈。”

“因此，您相信上帝会原谅我的罪孽？”垂死的人嚷道，听到教士嘴里吐出如此出乎意料的话语，他重又燃起了希望。

“你的过失和罪孽将完全得到上帝的宽恕，”萨沃纳罗拉答道，“上帝将宽恕你的寻欢作乐、你的骄奢淫逸、你的荒淫无度：这是对你的过失而言。上帝还将原谅你悬赏两千弗罗林^①要迪耶蒂萨尔维、尼洛内·尼基、安杰洛·安蒂诺里、尼科洛·索德里尼的脑袋，生擒者加倍。上帝还将原谅你在斩首台或绞刑架上处死了帕齐·奥兰迪的儿子、弗朗切斯科·德·布里奇盖拉、贝尔纳多·纳尔迪、

① 古代佛罗伦萨金币。

贾科波·弗莱斯科巴蒂、阿莫莱托·巴尔迪维乃提、皮埃罗·巴尔杜奇、贝尔纳多·德·鲍蒂诺、弗朗切斯科·弗雷斯科巴蒂以及其他三百余名虽说没他们有名望却并不因此而对佛罗伦萨无价值的人：这是就你的罪孽而言。”^①

每当凝视着临终者的萨沃纳罗拉缓缓道出一个名字，对方便答之以一声呻吟，证明教士的记忆力真是太好了。接着，最后，当教士说完的时候，洛伦佐用怀疑的口吻问道：“那么，您，神父，您相信，这些过失和罪孽，上帝真的会完全原谅我吗？”

“完全原谅，”萨沃纳罗拉说，“但是，有三个条件。”

“哪三个？”临终者问道。

“第一条，”萨沃纳罗拉说，“你要完全相信上帝的力量和仁慈。”

“神父，”洛伦佐急切地答道，“我在心灵的最深处感受到了这种信念。”

“第二条，”萨沃纳罗拉说，“你必须归还被你不公平地没收和占有的他人的产业。”

“神父，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吗？”垂死者问道。

“上帝会给你这个时间的。”教士答道。

洛伦佐合上双眼，仿佛是为了更好地思考。接着，沉默了片刻后，他答道：

“是的，神父，我会完成这件事的。”

“第三条，”萨沃纳罗拉接着说，“你得把原有的独立和古老的

^① 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树敌无数。曾有反对者在教皇西斯都四世和比萨大主教的指使下，袭击了在教堂参加礼拜的洛伦佐和他的兄弟朱利亚诺。洛伦佐逃走，朱利亚诺被刺死。事后，洛伦佐实施血腥镇压，暗杀比萨大主教，并屠杀参与暗杀的银行家帕齐家族。

自由归还给共和国。”

洛伦佐被一阵痉挛掀起，从床上挺起身来，用询问的目光望着多明我修士，仿佛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搞错了，有没有听清楚。萨沃纳罗拉重复了这句话。

“绝不！绝不！”洛伦佐摇晃脑袋嚷嚷着倒在床上，“绝不！”

神父一句话没说，跨出一步准备退下。

“神父！神父！”临终者喊道，“不要就这样离去，可怜可怜我吧！”

“可怜可怜佛罗伦萨吧。”教士说道。

“可是，神父，”洛伦佐嚷嚷，“佛罗伦萨是自由的，佛罗伦萨是幸福的。”

“佛罗伦萨经受着奴役，佛罗伦萨是贫困的，”萨沃纳罗拉大声说道，“才智的贫乏、金钱的贫乏和勇气的贫乏。才智的贫乏，洛伦佐，因为继你之后，接班的是你的儿子皮埃罗^①；金钱的贫乏，因为共和国的国库收入被你用来支撑你们家族的奢华和你那些商行的信誉了；勇气的贫乏，因为你篡夺了合法的行政官员们的宪法所赋予他们的权力，使你的同胞偏离军事和民政的道路，他们曾将古老的美德发扬光大，而你用奢侈糜烂使他们变得萎靡不振。以致有朝一日，而这一日也已为时不远了，蛮族下了山，”教士继续说道，他双目如炬，凝望着，仿佛清楚地看到了未来，“我们的城墙会像杰里科^②的城墙那样在敌人的号角声里倾塌。”

“因此，您想要我在临终的床上放弃使我荣耀一辈子的权力

① 皮埃罗个性软弱，后来当法军入侵时他迅速投降，未做抗争便满足了入侵者的所有条件。这导致佛罗伦萨人愤怒不已，美第奇家族不得不逃亡。

② 约旦古城，约书亚率犹太人攻下的第一座城，于公元前14世纪被摧毁。

吗！”洛伦佐·德·美第奇大声说道。

“不是我，是上帝想要。”萨沃纳罗拉冷冷地说。

“不可能！不可能！”洛伦佐喃喃说道。

“那好吧！你就像你活着时那样死去吧！”教士大声说道，“在你的宠臣和谄谀者的包围中，让他们像毁了你的肉体一样毁掉你的灵魂吧！”

说着，多明我教士不再管临终者的叫唤声，脸上挂着进来时的神情，脚下迈着进来时的步履走出房间，完全就像灵魂已经脱离人世，飞翔在世俗之上。

埃尔莫劳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看到他离去，听到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呼叫，回到房里。他们全听见了。他们发现自己的朋友抽搐着、紧紧地抱着他刚从床头扯下来的一个华贵的十字架。他们劳而无功地说些友善的话语试图安慰他。洛伦佐·德·美第奇回答他们的只是一味地哭泣。一个小时后，他双唇贴在基督的脚上，在那三个人的怀抱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后来，尽管这三个人都还很年轻，最幸运的一个也没有活过两年。

“既然他的死将会引起许多灾难，”尼科拉·马基雅维利^①说，“以下这些关于灾难的预兆也就毫无疑问是来自上天的旨意了：雷霆击落在圣雷帕拉塔教堂^②的圆顶上以及罗德里戈·波吉亚当上了教皇。”^③

① 意大利政治哲学家，著有《君主论》。

② 天主教主教座堂，位于尼斯港，临近法意边界。

③ 洛伦佐在世时努力在北部意大利建立联盟，抗衡南部的军事强国那不勒斯。他对意大利局势的影响力甚至超过教皇英诺森八世（该教皇无威信，受前任教皇西斯都四世的侄子朱利亚诺的操控）。洛伦佐死后，意大利局势动荡。

新教皇

十五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故事展开的那个时代，罗马的圣彼得广场远不像今天的鲁斯蒂库奇广场呈现在人眼前的那么雄伟。

实际上，当时，君士坦丁大教堂已不复存在，而三十位教皇的杰作，延续三个世纪、耗费两亿六千万巨资的大工程——米开朗基罗大教堂也还没有完成。矗立了一千四百四十五年的旧建筑到1440年前后摇摇欲坠，而教皇尼古拉五世，这位艺术上的先驱者（他的好学生有尤利乌斯二世和利奥十世），让人把它推倒了，还有和它比邻的普劳布斯·安尼修斯神庙，然后，由建筑家罗斯利尼和巴蒂斯特·阿勒贝迪在那里打下新神庙的基础。然而，几年后，尼古拉五世去世，威尼斯人保罗二世只能给五千埃居^①继续他前任的工程，庞大的建筑刚刚出土便停了下来，给人死于胎中的形象，比废墟还惨不忍睹。

至于广场本身，犹如我们前面所解释的，还没有它那漂亮的贝尼尼^②柱廊，也没有喷涌的泉水，没有埃及的方尖碑（按照普

① 法国古钱币。

② 意大利建筑家，早期杰出的巴洛克艺术家。

林尼^①的说法，这是法老建造在赫利奥波里斯城的，被卡里古拉^②运来罗马，放在尼禄竞技场，它在那里一直待到1586年)。而由于尼禄竞技场的位置就在现今的圣彼得大教堂，而这座方尖碑的地基所占的就是目前圣器室的位置，它看上去就像一枚巨针冲天而起，矗立在高低不一的墙壁的断柱和切割了一半的石料中间。

在这襁褓状态的废墟的右侧矗立着梵蒂冈^③，华丽的巴别塔^④，上面凝聚着一千年来罗马学派所有著名建筑师的心血。那时候，那里还没有它那两座宏伟的侧教堂，还没有那十二个宽敞的大厅、二十二个院子、三十个楼梯和两千个房间，因为，西斯都五世，这位杰出的猪倌^⑤，在五年统治期间做了那么多事情，现在还不能够将这群庞大建筑凌驾于圣达玛斯广场的东面。然而，这已经是带有古老记忆的古老而神圣的宫殿了，查理大帝^⑥在那里得到接待，并由利奥三世为其加冕称帝。

且说，1492年8月9日，从民众门到科里舍，从迪奥克雷西安的公共浴池一直到圣天使堡，人们就像赴约似的拥向这个广场：熙熙攘攘的人群挤爆了广场，只好又向附近街道回流，这些街道与中心广场相连，就像星星发出的光芒。而广场就像花花绿绿的

① 古罗马作家。

② 罗马帝国暴君。

③ 位于罗马西北角高地，面积小。城内有罗马教廷大部分机关，故梵蒂冈一词常泛指梵蒂冈城或教皇宫殿或梵蒂冈地区等。

④ 《圣经》中诺亚的子孙没有建成的通天塔。

⑤ “猪倌”应是源自西斯都五世（1585—1590在位）出身卑微，他对文物大肆破坏，如在方尖碑上竖立十字架，又如试图将智慧与艺术女神米涅尔瓦手中的矛变成巨大的十字架。

⑥ 法兰克国王，800年称帝。

活动地毯，往大教堂爬升，人们麇集在石块上，悬挂在一根根柱子、一面面墙上，从一栋栋房子的门进去，然后人擦人地出现在窗口，推推搡搡，真可以说那些窗户都被脑袋封住了。而这些人目光全都死死地盯着梵蒂冈的某个点，因为，梵蒂冈正封门选举教皇，英诺森八世教皇已经死了十六天，枢机主教们正在开会选出新教皇。

罗马是专事选举的城市，从它的建立直至今日，也就是说将近二十六个世纪里，它不停地选出它的国王、它的执政官、它的行政长官、它的皇帝和教皇。因此，在枢机主教们封门选举教皇的那几天里，整个罗马就像得了一种奇怪的热病，把男女老少推向梵蒂冈或蒙特卡瓦罗，就看枢机主教们在这两个宫殿里的哪一个集会了。确实，新教皇的即位对大家来说是一件大事。因为，从圣彼得^①到格列高利十六世，平均每一位教皇在位八年左右，这八年是安居还是动荡，是公正还是腐败，是和平还是战争便取决于当选者的品质了。

也许，从圣彼得的第一个继承人登上教皇之位，到现下所处的教皇空缺期，还没有哪一次表现出过如此巨大的忧虑，全城的老百姓都跑到圣彼得广场和通往这个广场的街道上来等候消息。确实，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被称作“人民之父”的英诺森八世过着荒淫的生活，最后在他的臣民数里增加了八个儿子和同样多的女儿。他就像我们所说的，经过了一段病危期后死了，在这段时间里，如果斯蒂法诺·英菲苏拉的日记我们还信得过的话，罗马的大街小巷里发生了二百二十次谋杀。因此，同往常一样，权

① 耶稣十二使徒之一，天主教会第一任教皇。

力便落在摄政枢机主教身上，在教皇空缺期由他主政。然而，这一位得完成他所担负的全部职责，也就是说，让人用他的名字和纹章铸造钱币，从死了的教皇手指上取下使徒戒指，为尸体穿衣、修面、化妆和施用防腐香料，服丧九日后把灵柩送进临时存放处（去世的前教皇将在那里待到他的继承者前来取代他的位置），把他送入最后的坟墓。最后，他还得让人把教皇选举会的大门和用来宣布选举结果的阳台窗户用砖砌死。他抽不出一丁点儿时间去稍稍管理一下治安，以致杀人事件层出不穷。人们大声疾呼，希望有一个铁腕来迫使所有这些长剑、匕首返回鞘里。

就这样，这熙熙攘攘的人群，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目光紧盯着梵蒂冈，尤其是它的一只烟囱。当“万福玛利亚”的时刻一到，也就是说天色开始垂暮，那里将发出第一个信号。突然，整个人群里响起夹杂着哄笑的大喊大叫，不协调地带有威胁和嘲弄的议论，因为，烟囱口刚垂直升起一小股薄云似的黑烟。这道黑烟宣布了罗马还是没有主子，世界仍然没有教皇。因为这是燃烧选票产生的黑烟，说明枢机主教们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这道烟一出现，聚集在那里的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几乎马上就散了，他们知道没有什么可等待的了，事情已经十分清楚，要到第二天早上十点，枢机主教们才会进行第一次抽签。他们就像烟火放完最后一炮后那样喧嚷嚷嚷、嘻嘻哈哈地撤走，如此干净利索，一刻钟前还人头攒动沸沸扬扬的广场，片刻间便只剩下些好奇者滞留在那里（他们或者住在附近，或者就住在广场周边，不像其他人那样急着回家）。最后，不知不觉中还在那里的人群也渐渐变得稀少，因为，时钟刚敲响九点半，这时候，罗马街头已经隐伏危险，不安全了。接着，人群消散，代之以步履匆匆的、孤独的